



· 青年散文創作集 ·

海歌·夜語·情思

萬里書店出版

· 青年散文創作集 ·

海歌·夜語·情思

—— 出版

·青年散文創作集·

海歌·夜雨·情思

出版者：萬里書店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86號三樓
電話：5-632411 & 5-632412

承印者：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13號

定價：港幣四元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七九年三月再版)

再版序

陸如藍

「海歌·夜語·情思」和「市聲·淚影·微笑」這兩部集子，出版於一九六二年初，至今已十七年了。十七年，雖不至滄海桑田，然而，人事和世事的變化還是很大的，有前進有停步，這或許是必然的了。

這兩部書，一部是「青年散文創作集」，一部是「青年短篇小說創作集」，顧名思義，作者們當然是當年的青年了。十七年，當年的青年該都進入中年了。「中年心事」怎麼樣？不能一概而論，不過，追憶自己的青年時代，恐怕是一致難免的了。近年遇到其中的數位作者，異口同聲詢問為什麼不把兩部集子再版。這，不也就是追憶的一種表露嗎？在這類機會不多的聚會中，我也謫過「去日苦多，來日方長」。朋友們抓住這句話發揮：爲了來日，正需要回味和汲取過往……。

也不光是爲了幾十位作者而再版；應該說得更明白些，主要不是爲了作者們而再版。十七年，當年的少年兒童，成長了，是今天的青年了。讓他們讀讀這些作品，讓他們看看香港六十年代早期的青年們在文藝這塊土地上是怎麼開墾耕耘，不會是沒有用處的。今天重讀，

作品中或有不成熟的，但是可以大胆地說一句，閉門杜撰、無病呻吟或「純情」之類是幾乎沒有的，寫作的態度也是扎扎实實的。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不易的規律。能看到新一代、更新一代的文藝青年，以更快速而穩健的步伐在身旁奔掠而過，相信是全體作者的衷心願望和最感欣慰的了。

就這樣，把這兩部集子付梓再版。從內文到封面裝幀都保持初版的樣子。是沙子，或許也夾雜點金子，都原封不動地展露在讀者們面前了；談不上是奉獻，能作為泥路和木梯，已感幸福。

順在此向當年替我們選稿和寫「後記」的吳其敏先生致謝意。在我們生活着的這個社會，有赤誠扶掖後來人的精神的人，始終是受人敬重的。

作為「海歌·夜語·情思」和「市聲·淚影·微笑」這兩部集子的出版人，寫了上面的話，權當再版序言。

一九七九年春於萬里書店

目 錄

舒巷城

鯉魚門的霧

.....

一

呂達

燈下隨想

.....

二

「市集」

.....

七

釣魚的故事

.....

三

谷旭

巢

.....

六

黑膠書包

.....

四

樹根大伯

.....

元

韋凡

「香港是個禁賭的城市」

.....

四

我們住的這條街

鄭辛雄

小金桃

玩具

蛙鳴

暴風雨前後

陸如藍

釣魚

羅漫

青蟲

珍珠

大廈嘈讚

貓

虹和水珠

藝莎

長夢

五

五

三

六

六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七

冬晨遐思

九

甘
莎

父 親

一〇四

一株古木

一〇九

秋
適

一毫子的故事

一二七

週末和假期

一三三

寧
珠

亞才嫂

一三六

雨中少年

一三九

黃
夏

偷籌碼

一三三

賣花的老頭

一三六

田
咩

賭 徒

一三九

我愛牛

一四四



沈思

春雨

黃辛

出遠門

柯遼沙

風與女性

思敏

談情歌

昌雯

驕傲的金魚

蜜蜂公主

後記

吳其敏

四

一〇

五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七

鯉魚門的霧

舒巷城

「日出東山——啊

雲開霧又散

但你唱歌人仔

幾時還呢？……」

霧喘着氣，在憤懣地吐着一口口烟把自身包圍着。……那包圍的網像有目的地又像漫無目的地循着一個大的渾圓體拋開去，擴展着，纏結着，或者來來去去的在低沉的灰色的天空下打滾，一秒一秒鐘地把自身編成一個更大更密的網。偶爾碰上了大浪灣外向上噴射的浪花時，它，霧的網，便會無可奈何似的，稍一回避，似乎讓開一條路來了；但很快地，等那兀突而來毅然而退的浪花由白色的飽和點——那顆顆向上濺起的水點——隨着一陣嘩啦的哀鳴而敗退下來還原成海底一部分——藍——的時候，霧，喘着一口口氣的霧，又慢慢的向海的平面處降落，伸出，開展……

從四面八方，霧是重重疊疊地滾來的呀——

從清水灣，從將軍澳，從大浪灣，從柴灣，從九龍的山的那一邊，霧來了；霧集中在鯉魚門海峽上，然後向箕箕灣的海面拋放出它的密密的網。——它包圍着每一隻古老的木船，每一隻身經百戰滿身創痕的捕魚船，每一面因沒有出海而已垂下來破舊了幾經補綴但只要扯起來時仍能禦風抗雨的帆；它包圍着每一隻上了年紀而癱瘓在水淺的地方的可憐的小艇，連同那原不是屬於箕箕灣海面的僅有的幾隻外來的舢舨……

霧包圍着埗頭。

霧包圍着坐在埗頭邊的一個石級上的梁大貴。

霧也包圍着作爲一個十五年來生活在海洋上的老海員的梁大貴這時候的那份異樣的心。載着太重的記憶，現在，他，四十歲的梁大貴底心在向下沉，向下沉……

這是一個三月尾的早晨。四周的魚腥味沒有十五年前（和梁大貴連結在一起的那些歡快或痛苦的往日）那樣濃厚和可愛。那時候，埗頭週年都熱鬧，四季都「熱烘烘」來往着各種各樣的人。那時候，埗頭上的厚石板永遠響着穿着木屐，穿着鞋的，更多的是赤着脚的人底腳步聲。那毫不單調也永不乏味的聲音，混和着小輪行前的汽笛叫鳴，混和着出海的漁船上夥計們起錨扯纜時的呼嚷，混和着埗頭上扛夫們的「杭唷」或吆喝，衝激着，鬥爭着——一任潮水漲，潮水落——它，那份十五年前的埗頭所不能缺少的聲音，此起彼落，是永無休止

的……

梁大貴就是那些赤着脚有着壯健的身體的粗漢子中的一個。他工作着，忙碌着，喘着氣，在這埭頭上。這埭頭，他記得，十五年前還有一個熱熱鬧鬧的碼頭。那時候，每天有幾班小輪開出，到海的那邊紅礮去。小輪從這兒帶去了人，大担小担的魚，和其它貨物，又從那邊帶回來人，都是熟識，純樸，可親的臉——更帶回來大籬小籬的瓜菜……。他大貴，就會經有過一個時期來來去去的，替別人「帶貨」，上上落落在這樣渡海小輪上。他記得那時候，小輪是沒有「樓上」「樓下」的：各種不同的人，買着同一票價的船票。沒有誰看不起誰。他記得太和居（茶居）的老板就常常拍着他大貴的寬潤的肩膊說：「大貴，你有出息的！」說完又常常硬拉着他回到太和居裏，叫他坐下，拿剛出籠的大飽給他吃。在這樣的情形下，他總是紅着臉說：「呃，那麼點小事，算得什麼……」因為他覺得就算有時替他們太和居帶點茶居要用的什麼回來，也不一定要那樣客氣的招待的。還有，船排廠後背那家山貨店的德叔就常常請他帶點貨物來往，給他一點報酬，但他總是拍拍胸膛說：「德叔，我大貴要聽錢，也不聽你德叔的。」德叔也就更看得起他。他就曾經親耳聽過德叔在他身旁對別人說過：「大貴將來一定大富大貴！這小伙子不怕吃虧！」

是的，梁大貴從來吃別人的虧，總不計較。誰都喜歡有這末一個夥計。找事做，他一點也不愁。東家不着西家有。憑一副粗大胳膊，氣力大，脾氣好，到那家換不到口飯吃？到那

裏，隨便那裏，會掙不到點錢？——是的，那時廿五歲的梁大貴就是那樣有自信心的一條好漢。他想，有一天，有機會出去，一定會掙到大把錢回來。

十五年彷彿很容易，又彷彿很困難的過去，像鯉魚門來來去去的三月早晨的霧。

十五年了，他並沒有大富大貴地回來。還是同樣的梁大貴。在外邊他常常給別人看不起；人笑他是「晝家佬」（水上人）；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他的「水上」音調到現在還是改不了。還是同樣的梁大貴。但老了，老得多了，那紫銅色的健康的臉，現在是那樣蒼白，瘦削。

才是兩個鐘頭前，一輛向東行的筲箕灣電車把他帶到那個像經常一樣的電車總站。他看也沒看一眼總站旁邊的舖戶，雖然它們有了很大的改變。他擦過還是老樣子的街市，直走進鄉鎮式的又狹又長又古老的東大街去。那街還不是他要停留的街。那街上的洋貨店，金舖，是從來不會在他的記憶裏留下過什麼的。甚至現在他對它們還是陌生的，正如它們十五年前就同他陌生一樣。他從來沒有進去過一次，雖然他從前曾經夢想過進去的。——現在他更不會進去了。

當他跑到大貴里的巷口時，很快地，他停下來。他的心不知怎的竟然跳了一下。身子有點哆嗦。他想，他這一回真的到了他隔別十五年的地方了。再走廿來步，他便將看見他所熟悉的一切：那有蓬沒蓬的小艇。在巷的盡頭那處，他將看見舊日中的廿五年裏看慣了的那又

黃又黑的海水，他將聽到那一份他祖母說過，他母親說過，而現在應該是他的「水上」姐妹們說的「阿佬，叫艇！過海呀。」的熟識的聲音。在巷的盡頭那處，他記得那樣清楚，靠一家醬園屋後的圍牆下，埗頭旁的另一邊，污黑的泥灘上，有幾隻再不能下海而被遺棄在陸地上——泥灘上——的破舊不堪的小艇，他的出生的地方。他的家——如果說他也有過家的話——就是在那樣的一隻小艇裏。在巷的盡頭那處——呵，只要他一露面！……他將聽見那些從前是年青而現在是老了的但仍熟識的聲音。他們將會親切地，或者嘆息，或者同情的說——

「大貴！你回來了！……」

可是大貴沒有聽到。在大貴里的盡頭處——可以望見那輾而無力躺在灰白的霧下的又黃又黑的海水的地方——埗頭的旁邊，他站定了。他回來了。但沒有人向他招呼。生活在大貴里的人們，彷彿沒誰知道，也不認識，他就是和「大貴里」同名的梁大貴。

那些人，從前叫着「大貴，大貴」的人，都去了那兒？常常和他隔着小艇唱鹹水歌的木羣呢？她……

他梁大貴從前自己的家呢？……哦？也不見了！他家旁邊的別人的家——其它幾隻破舊的陸地上的小艇呢？也都不見了！只有幾個拾荒的野孩子在污泥上彎着身子在尋找什麼。

他記起小孩子時赤着身子和別人一塊兒在泥灘上掘蜆子的事來了；有時爲了搶奪一隻蜆子，還和對方扭作一團在污泥潭裏打滾。那泥灘上，現在除了一堆廢料，被棄的空罐子，一些斷

木破片外，什麼也沒有。在那泥灘上（他怎能忘記呢？）他的守寡的母親在他未出世之前，曾爲他安排下過一個避風擋雨的家。縱然是那樣一隻破舊，齷齪的小艇，它仍然是他和他媽媽的家呀。聽媽說，他未出世以前，爸是在一隻捕魚船上工作的；有一次，爸出海，才第二天，滿海都是霧，她的心就有點放不下，第三天，鯉魚門山上天文台扯起黑色風球，她慌了，發急了，整個晚上，大風大浪，她眼巴巴盼望天亮，盼望爸爸回來。

但是爸到底消失在大霧中，和颶風一齊離開鯉魚門海峽。

大霧去了會再來。颶風去了會再來。但爸去了不會再回來啦——任憑媽日日夜夜在埗頭等候。

「我那時候真想死。」媽把這告訴他的時候，他才十歲。

「媽！我將來大了，會大富大貴的！」十歲的他，抱着媽哭了。

「大貴，我沒有死，我不肯死，都因爲我還有你。」

十五歲的時候，他的媽到底也死了。

這樣又過了十年。十年，污泥中的日子，他一步步的走過來，又一步步的走過去——直至廿五歲別人說他是個好漢子，直至他離開那永遠看不見「藍」的又黃又黑的海水，離開那永遠沒有海鷗飛繞的埗頭和埗頭下的小艇，直至他坐上一隻大洋船衝破鯉魚門的霧到霧以外的有時藍有時白茫一片的更大的海去，直至——

唉！四十歲的人了。現在才回來看望一下。

這埗頭上的太和居已經換了手。剛才問人，人對他說的。山貨店的德叔也不知搬到那裏去了。

從前，啊！常常稱呼他「貴哥，貴哥」的木羣，那個一年到尾梳着一條油烏烏的大鬆辮子、十九歲、會搖櫓、會撐船、煮一手香噴噴的飯、又唱得一口好聽的鹹水歌的小姑娘，也不知嫁了人或者，唉，或者……

「木羣！」他默默的噙着這兩個字，心裏有點說不出的味道——好似有點點苦澀，好似有點點辛酸，又好似有點點甜……

他記得有一年的大熱天——是他廿四歲那一年吧？他和一個叫牛記的「岸上人」一同租了一隻小艇合夥在晚上做小生意。賣的是「艇仔粥」。那時候，七姊妹（註）那邊有好幾家游泳棚，熱天晚上，那一帶才熱鬧呢。他和牛記常常把小艇搖到那邊做生意。有一個晚上，差不多十二點鐘了，海面很靜，響着三幾聲的鹹水歌，他們的小艇回到埗頭下時，他看見木羣獨個兒坐在石級上，低着頭像在想心事，又像等候誰似的。他向岸上叫了一聲：「木羣！」

「咦！你回來啦。」木羣馬上跳起來，掠一掠頭髮，高興地說：「貴哥！我等了你個把

（註）香港北角的舊名。

鐘頭啦！我肚子餓得要命。」

「幹嗎不買點東西吃？——鮮記球記還沒收市呢。」牛記這傢伙！他故意提高嗓子說。木羣怎樣回答呢？她真——呵——她真好！她說：

「我要幫襯貴哥的『艇仔粥』，怎麼樣？鮮記球記的我不高興吃！……」

廿四歲的他——「貴哥」笑了。

四十歲的他——梁大貴現在也笑了。

「那時候……」梁大貴想着，坐在埗頭上。「我……」

他覺得肩膀上給誰輕輕的拍了一下。他抬起頭。

一個帶着客家口音的老婦人問他：「老哥，去茶菓嶺的電船在那地泊岸的？」

哦？現在這埗頭已經有電船去茶菓嶺了麼？——他疑惑地望了望那老婦人：「阿娘，我也不知道哩。我是剛來的……」

「哦？這麼巧！你也是剛來的……」老婦人咕嚕着離開他。

唔，十五年啦！

梁大貴想着，站起來。走了幾步，他開始覺得有點熱烘烘的什麼貼着身子。

三月尾的暖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暗暗的在埗頭上流動着。

埗頭上的人開始多了。有幾個挑着生菓，菜蔬的小販忽忽的走過。有一個兩個男女挑着